



安意如 著
李少白 摄

一座紫禁城，
诉尽了历史的往复和人世的悲喜。





安意如 著 李少白 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见故宫 / 安意如著; 李少白摄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112-3426-1

I. ①再… II. ①安… ②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故宫—摄影集 IV. ①I267②K928.74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1832号

再见故宫

著 者: 安意如 著 李少白 摄

出版人: 朱 庆 出 品: 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

终审人: 孙献涛 出 品 人: 陈沂欢

责任编辑: 祝 菲 策 划: 董佳佳

特约编辑: 董佳佳 图片编辑: 许晓宁

装帧设计: 余一梅 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51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 a i l: gmcbcs@gmw.cn zhufei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制 版: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20 × 960 1/16

字 数: 212千字 印 张: 16.5

版 次: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: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3426-1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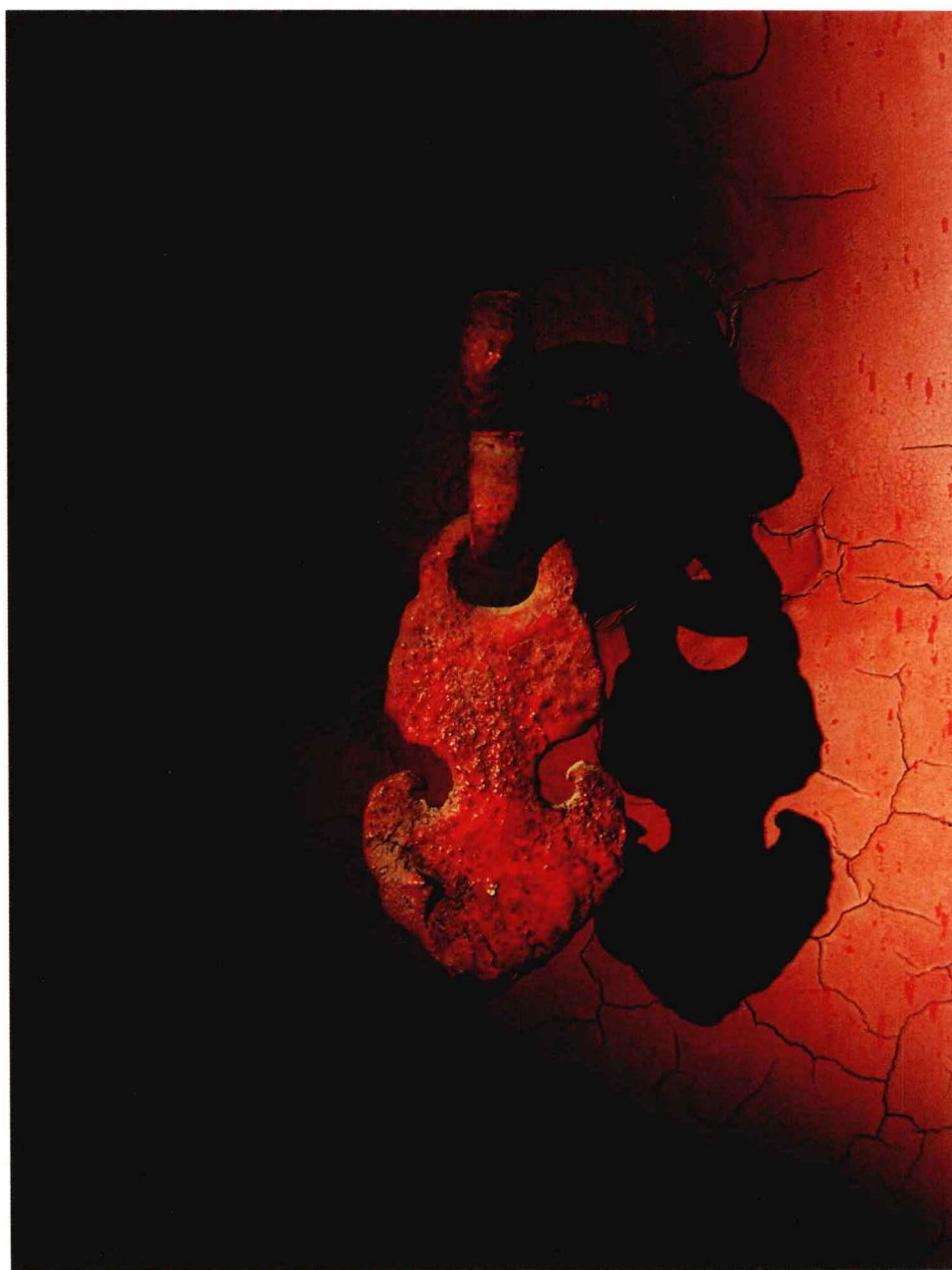
序·旧欢如梦	「叁」
第一品·奈何	「玖」
第二品·涟漪	「叁拾柒」
第三品·遗恨	「伍拾叁」
第四品·秉政	「捌拾壹」
第五品·哀荣	「壹壹柒」
第六品·盛衰	「壹肆伍」
第七品·凄怨	「壹捌伍」
第八品·悲凉	「贰壹叁」
跋·山河岁月	「贰伍叁」



安意如 著
李少白 撰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序·旧欢如梦

无一例外，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会让人与世隔绝，那高不可攀的御座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不切实际的梦幻感。这种感觉太强烈了，强烈到孤独，在孤独中生出天命所归、繁华永固的臆想来。

当年，无论是坐在御座上的朱姓家族，还是爱新觉罗氏，他们都曾梦想着江山永固，国祚万年。都心知人世无常，寿命短浅，但谁不恋阶下众人俯首称臣，山呼万岁？

一朝建成，紫禁城即宫门深锁，与世隔绝。非但皇城，庶民连靠近内城亦不许。这九重宫苑，直如天上宫阙，谢绝一切不必要的参观造访，虽矗立于尘世，却不啻为人间秘境。

以为这样高高在上便是安全了，可太平深处深藏患难，江山社稷总不能如君所愿的固若金汤，万载相传。那祸端不缘外侮，亦必起于萧墙。所谓沧海桑田，在人间总是来得很快。

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巨变，山河泣血，满目疮痍之后会再有短暂太平。我相信，北宋凄冷如刀的月色下，那亡国之人发出“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”的感慨，那“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”的喟叹，并不只会造访失败者。沧桑的惆怅和倦怠，偶尔也会不经意地掠过胜利者的心头，在华丽的间隙，这忧伤太清浅，来不及思量，就已经消散，被眼前的良辰美景掩盖。

600多年，从朱明到清朝，皇帝换过了一任又一任，除却亡国之君、末代皇帝之外，谁真心深信了“夫盛者必衰，和会者别离”的道理？谁又曾亲身经历了“国破山河在”的悲怆？都以为，这人世间最奢侈的一个“家”，是金石永固、牢不可破的。

这是人的劣根性，不能从心底里接纳无常。目睹他人繁华时，轻嘘以对，自诩看透世事；自己兴盛时，却妄想世事永恒，人事不变。到头来，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的无常，却看不见自身的幻灭。

而紫禁城，就像一出真实的幻梦。它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恢弘乐章，提醒我们正经历着的世间变幻和无常。

不知为何，只要闭上眼睛，第一时间浮现在我心中的紫禁城的模样，总是带着日暮的苍凉或是大雪的清寒，沉静之余让人思绪万千。或许，是我早已在心中为它定了性，开场的婉转悠扬，逃不过终场的肃杀与岑寂。

从端门逶迤走来，恍若走入历史沧桑。岁月无声，宫阙无言，人事纷纷。

天际，大片乌云线条柔和，光影婆娑，像多少双眼睛欲说还休，密雪纷扬中，多少往事升起沉下，无声胜有声。

每一位走过金水桥的人，仍是不能免俗地将目光落到太和殿上，这紫禁城最重要的一座宫殿。从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，朱棣决意离开南京，重返故地北平开始，肇建一座举世无双的宫苑，就成了势在必行之举。而太和殿，作为这世间皇权最恢弘的象征，它的出世，也是指日可待。

王既有所命，民何惜所死。中国的老百姓一向是最懂得服从和付出的，上头一声令下，便愿倾其所有。今天的我们已无从用语言去细述当时营建这些宫苑的艰险，皇权所指，倾举国之力亦不为过。耗费巨大，民众死亡无数，在接近六百年的时间里，这里只住着两户人家，一户姓朱，另一户，姓爱新觉罗。

永乐年间太和殿的柱子，由楠木制成。这些珍贵的楠木，多生长于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中，深藏于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，随时有虎豹蛇蟒出没。入山采木的难度跟送死差不多，所以后人用“入山一千，出山五百”来形容采木的代价。

太和殿（明永乐时称承天殿，嘉靖时称皇极殿，清顺治时方称太和殿）建成之后屡遭雷击火劫，经历数次重修。树木的成长并不由皇帝说了算，到清朝时，即使耗倾国之力也难找出跟原先一样的木材了，太和殿里的龙柱，只能用东三省的松木拼凑而成。

当阳光一点点渗入，漫过严丝合缝的金砖，绕过巍峨的龙柱，照亮御座和御座上方的“建极绥猷”时，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彻骨的悲哀。







第一品 奈何

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

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

——李煜《乌夜啼》

【壹】

不管朱棣即位后所授意撰写的《明实录》如何篡改，不可改变的是，他是由一个默默无闻、不被朱元璋所宠爱的妃子所生。出生时正值陈友谅率军大举进攻应天，朱元璋忙于战事，应接不暇，对这个儿子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和感情。

所有的皇子中，朱元璋唯一付出真感情悉心栽培的是太子朱标，他非常注重对朱标的教育。不单给他指派了当时的天下第一学者宋濂为帝师，更任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，徐达兼太子少傅，这三位洪武年间的大才子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教育阵容，分别从学识见识、文韬（行政经验）、武略（军事经验）上给予朱标指导。

早在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朱元璋已放手将很多政事交给朱标处理，并告诉了朱标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要诀“仁、明、勤、断”。朱元璋自知驭下极严，他有他的苦心，不惮把恶人做了，留一个铁桶江山给朱标。届时，朱标再以仁治国，搏一个万民拥戴，江山永固。

朱元璋把该做的、不该做的都做了。时辰一到，绝代强人也躲不过无常催命。他没有看错，朱标确实是一位值得信赖的继承人，他有着朱元璋所没有的仁慈，连他的儿子朱允炆也是个好人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未必不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。奈何，朱标死在朱元璋之前；奈何，年少的朱允炆身后有一位野心勃勃的燕王叔叔。

相较于同为庶妃所生却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朱标，身为四皇子的朱棣实在凄苦，是一个丢在朱元璋的儿子堆里也不容易被他爹想起的角色，下面有22个弟弟，上面还有三

个哥哥。可以说，如果坐等皇位的话，一个个挨着数过来，也未必轮得到他。

自幼奔波沙场，在刀光剑影中长大的朱棣，跟随着洪武年间的名将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。他习惯了腥风血雨，战争和权谋将他磨砺得心如铁石，城府极深。他知道，如果要赢得父王的器重，就必须要有过人的真本事。

为此他抛头颅，洒热血，深入大漠，远征元军，立下赫赫战功。奈何，在他的父亲眼中，他只是一柄镇守边陲的利器，可以用来靖边绥远，安邦定国，皇位却依然属于那个少不更事的朱允炆。

虎踞龙盘的应天，少年天子朱允炆尚未登上皇位，远在金戈铁马的北平，虎视眈眈的燕王已是杀机暗涌。

还有一件事迫在眉睫。朱允炆即位之初，身边的两位大臣齐泰和黄子澄已经开始建议建文帝着手削藩。此事的尴尬在于，不削藩则坐视藩王做大，削藩则藩王必反，这个锅是怎么端都烫手。削藩之事源远流长，前史可鉴。从汉朝开始，削藩之事必然导致朝野震动，汉景帝时引起七国之乱，唐宪宗时亦曾引起兵祸连连。

此事不是不可行，倘若在君权不稳的时候贸然动手，很可能得不偿失。建文帝虽然也不笨，但跟老谋深算的朱棣比起来，还是嫩了许多。他手下的两位谋臣跟朱棣手下的道衍（姚广孝）相比，韬略明显低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在后来的靖难之变里，黄子澄屡出昏招，加剧了建文帝的失败，另一位被朱允炆倚重的齐泰也没强到哪里去。

我每每看到这一段，都会掩卷长叹——所谓书生误国，信矣！事后朱棣起兵正是打着“锄奸反正”、“清君侧”的旗号。

随着建文帝削藩之策大刀阔斧地进行，形势越来越紧迫。摆在燕王朱棣面前的选择只剩下两个——要么坐以待毙，要么放手一搏。

这是一条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的路。

这是一个绝对的世界，成王败寇，仅此而已。没有模糊的边界，没有中间道路可循，对志在天下的人而言，要么成功，要么失败，不容逃避。

《千忠戮·惨睹》里有一支【倾杯玉芙蓉】：“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，四大皆空

相，历尽了渺渺程途，漠漠平林，垒垒高山，滚滚长江，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，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。雄城壮，看江山无恙，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。”

转眼间，血流成河，江山易主。人世间的翻天覆地、沧海桑田有时就在顷刻之间。这一支【倾杯玉芙蓉】写的就是燕王朱棣谋反之后，建文帝逃出京城，与追随他的大臣扮作一僧一道，隐姓埋名，辗转千里，一路目睹大臣被杀，内心极为惨痛。曲辞荡气回肠，又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意味。

对朱允炆来说，人生可不就是无可奈何么？天地间，其他的角色有很多，皇位却只有一个。叹只叹，他经验太浅，错用了书生；叹只叹，朱元璋精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他翦灭功臣，定下“藩王戍边”之策。他只相信自己的儿子。结果藩王势大，朱允炆无力弹压，削藩不成反失了皇位。

换言之，面对着朱棣这样志在必得的对手和周围那群不安于室的藩王叔叔们，朱允炆就是再忍辱负重、委曲求全，也保不齐会有江山失守的一天。

从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的那一刻开始，他注定要面对这场无比惨烈的决斗，赌注是江山社稷、皇位尊荣。权位之争没有真正的公平，从他失败的那一刻开始，他是生是死，已经不再重要。

“靖难之变”这场宗室之战的过程和结果无须我再多言。历时四年，朱棣成功夺位，登上了皇位，改年号为“永乐”，不久便迁都回自己的根据地——北平。攻破南京城后，建文帝下落不明，有说是葬身火海，有说是隐姓埋名逃遁而去。有传日后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，有一个重要的秘密使命就是寻访建文帝的下落。

郑和，幼年因战争牵连成为“官奴”，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名留青史的好宦官。他自幼随着明军南征北战，成为朱棣的随从。在“靖难之变”中，还叫“马三保”的他就曾在至关重要的一场战斗中准确判断出形势，看出建文帝方主帅李景隆的虚弱，提出攻击中军的建议，连破对方七军——因在郑村坝战役中立下大功，马三保被朱棣引为心腹，赐姓为郑，后来他为自己改名为和。

永乐年间，郑和肩负着朱棣的重托六下西洋，第七次的时候，明成祖已逝，明宣宗在

